



晚10点，县前头城市书房还有很多学习的人

温州：城市书房的灯光

本报记者 顾春

入夜的温州，街头灯光次第亮起。鹿城区文化中心城市书房里，明亮的咖色灯光亮起，映照着满架的书籍、小小的书桌和一个埋头阅读的人。温馨静谧，令人不忍惊扰。

爱上温州的理由

19岁的何敏志，从重庆来温州务工已一年，今年春节没回家，但并不寂寞，天天泡在温州市图书馆一楼的“城市书房”，看书到深夜。醉人的书香，还有温暖的灯光，伴随着他。“这是温州最吸引我的地方，也是我爱上温州的一个理由。”他说。

在温州，共有15个城市书房，24小时对外开放。城市书房大多采取合作模式。选址先向社会公开征集，图书由市图书馆提供，运营经费、馆址和装修等，则由合作方提供。

2014年，县前头分馆改造第一家自助图书馆。4月16日推出后，备受市民欢迎——150平方米的图书馆，每天有500多人次的读者。运行后大家发现，无人看管的秩序反而更加文明，读者不乱扔垃圾，还会自发拖地、整理。一进城市书房，很多读者声音都自动变小。

寒假里，温州大学老师徐海鸢特意到鹿城区文化中心分馆蹲点，完成一个课题。她看到，这个书房里，孩子特别多，但都会把纸屑、垃圾入桶；五六岁的孩子早上过来时，会自觉把散落的图书上架；开放式吧台，没人来随手拿东西；这么多天了，书房一直都很干净、很安静。

如何延续对传统阅读的热爱

“这些书房，已经成为温州的城市地标，成为一个温暖的文化符号。”温州市图书馆馆长胡海荣说，过去，工作人员常遇到这种情况：晚上8点半闭馆，总有读者恋恋不舍。夜深人静时，正是读书好时光，但市民却找不到好去处。

“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，传统阅读尤其显出珍贵。”胡海荣开始思考：这种对传统阅读的热爱，如何培养、延续？他开始设想，能不能建一个对市民开



鹿城区城市书房

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，让家边一向门庭冷落的供销社废品收购门市突然喧哗、热闹了起来。

在“破四旧”的口号之下，除领袖著作之外的极少数书籍允许出版、阅读外，大多数古今中外的书籍都被罗列在“四旧”范围中。那段时间，镇上天天有人拿着纸糊的话筒，站在街上大声喊话，要求机关单位、居民户把收藏的图书交出来，镇上还组织人走村串户，到可能有藏书的家庭进行搜查，一发现图书就全部收缴。一捆又一捆的图书从镇上单位的图书室、从十里八村送到了镇政府。镇政府后面的空坝，不时燃起冲天的火焰，那些收缴来

留地种植了一些。这天，天下着毛毛细雨，门市除了收购员之外，再没有其他人。瞅准这个机会，我就从家中“偷”出一把叶子烟，来到门市，然后递到收购员手中，把自己想从废品中找点书回去看的想法倒了出来。明白我的意图后，他摇摇头说，不行，不行！啥时候呀，还想读“禁书”，孩子，风险太大了。当我一再求情时，他沉思了片刻后说，这样吧，把书拿走我是不敢答应的，你反正天天也没事，就躲到废纸堆里去悄悄看吧！

于是，每天吃过早饭，趁人不备，我就躲进仓库，开始了自己特殊的读书生涯！

回忆废纸堆里读“禁书”

贾登荣

的书籍，很快化为灰烬。一天，县上有干部到镇上检查工作，看到集中烧书就发话了：应该化废为宝嘛！从此，没来得及烧掉的图书被送往了供销社的废品收购门市；从各村收缴的图书也源源不断收缴送到这里。常年累月空空如野的废品仓库让横七竖八的书籍填满了。

辍学在家的我，百无聊赖时喜欢跑到供销社去玩，偶然发现了废品门市里面的图书。枯燥乏味的日子里，看到这些图书，真有见到美食一般的感觉，恨不能抱回去好好读一读。

很快，我发现了一个机会——废品收购门市的收购员喜欢抽农民种植

在特殊的年代，一个琳琅满目的图书世界悄然向我敞开了窗户。在这里，我读到了古典文学作品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演义》等，也读到了现代文学作品《平原枪声》《平原烈火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林海雪原》等，还读到了苏联的《磨刀石农庄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……当然，由于那时才10岁左右，理解能力有限，加上大量的书是繁体字，只能猜它的读音，所以，对于丰富的图书，也只能是囫圇吞枣地泛泛而读，没有消化，好多年过去后，依稀记得一些书名，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。

不过，还是有那么几本书，一直留存在我的印象中，印象最深刻的当数《红楼梦》。当然，记得牢靠的，并不是书

于对保尔·柯察金坚韧不拔意志的感动，而是缘于保尔和林务官女儿冬妮娅那段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……保尔与冬妮娅见面的情节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，荒芜的心田里也增添了一些沉重，一些伤感，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。为何会变得这么脆弱，以至于会伤心地流泪，自己也说不清楚个丑寅卯。

废纸堆里读“禁书”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。农闲到了，镇政府从各村组织了40多个粗壮劳力，一下子就把这些堆积如山的书籍全部挑走，送到县城的造纸厂。废品门市部，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清、寂静。我的心，也一下子似乎被掏空了，好多天都闷闷不乐，打不起精神。

之所以对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这本书有深刻印象，说实在话，并不是缘

于对保尔·柯察金坚韧不拔意志的感动，而是缘于保尔和林务官女儿冬妮娅那段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……保尔与冬妮娅见面的情节，我读了一遍又一遍，荒芜的心田里也增添了一些沉重，一些伤感，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。为何会变得这么脆弱，以至于会伤心地流泪，自己也说不清楚个丑寅卯。

废纸堆里读“禁书”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。农闲到了，镇政府从各村组织了40多个粗壮劳力，一下子就把这些堆积如山的书籍全部挑走，送到县城的造纸厂。废品门市部，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清、寂静。我的心，也一下子似乎被掏空了，好多天都闷闷不乐，打不起精神。



《儒林外史》是讽刺文学典范

王兆军

清代前期，文化管制严酷，可圈可点的文学作品较少。到了中后期，渐次有了几部堪称伟大的作品，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《老残游记》《官场现形记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，皆属此类。

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。大约在1750年前后成书，作者吴敬梓为此付出了20年的光阴。古籍，大多都是古人耗尽一生的心血写成，不像现在速生而高产的作家们，一两年就能写出一部，甚至十天八天就能写出一本书来。

《儒林外史》主要描写封建社会末期中国旧知识分子及官绅的生活及精神面貌。清人有几句诗：“外史纪儒林，刻画何工妍！吾为斯人悲，竟以稗说传。”是为该书和作者而感叹。这部小说没有一个故事主干，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，那就是反映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，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、恶劣的社会风习。观察之准确、描述之生动、细节之丰富，加上简练的白话语言，让书中人物个个栩栩如生，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《儒林外史》是一面照妖镜。它通过对封建文人、官僚豪绅、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无耻行为的描写，深刻揭露了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的腐朽性，强烈抨击了罪恶的科举制度，并涉及了政治制度、伦理道德、社会风气等等，客观上否定了整个封建制度，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，同情人民群众，这使《儒林外史》成为一部具有民主思想的名著。选进中学课本的那篇《范进中举》，使范进成为广为人知的形象。科举制度居然能让一个人精神失常、心理变态，可见那个教育制度多么地摧残人性！那些号称孔门子弟的所谓儒生，不乏掠夺他人土地，霸占寡妇财产，专靠欺诈哄骗饱食终日的严贡生之流。《儒林外史》还写了一些下层人民，作者颂赞他们崇尚真情、坚持正义、鄙视功名的美好品德，如家王冕、伶人鲍文卿、淳朴的卜老爹和牛老爹等。

《儒林外史》的作者吴敬梓（1701—1754），将清代小说推向高峰。吴敬梓出身缙绅世家，本来可走一般士人的官宦道路，但在经过“兄弟参商，宗族诟议”的争产纠纷后，吴敬梓看清了封建社会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，认识了那些衣冠楚楚的缙绅人物的虚伪面目，从此和那些倚仗祖业门第做寄生虫的庸俗人物分道扬镳。作为缙绅阶级的叛逆，他首先挥霍遗产，不再去应乡试求仕途。33岁移家南京，开始了他的卖文生涯。36岁那年，曾被荐应博学鸿词之试，但他只参加了省里的预试，就托病辞去了

进取机会，甘愿过简素贫困的生活，54岁客死扬州。

文人写书，常常对自己和书生一族饱含脉脉情愫，即使狐狸化作美女，也多是眷顾秀才。《儒林外史》不同，作者直接将笔锋指向了知识分子的进身方式，指向了科举，在这一点上，它不同于《聊斋志异》，而与《红楼梦》有近似之处。可以说，《儒林外史》之所以历久弥新，皆因它的现实意义。



抒写对世间万物的好奇之心

——读王安忆新作《匿名》

米丽宏

2015年末，曾以《长恨歌》《天香》等长篇小说带给人们惊喜的王安忆，又捧出了她历时两年五个月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匿名》。

然而，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，要将《匿名》轻而易举读进心里，不是太容易的事儿。王安忆也坦言：这是我整个写作过程中心情最复杂、最丰富、最为跌宕起伏的经历。写完之后，困惑和忐忑一直左右不离。

《匿名》35万字，分《归去》《来兮》上下两部，人物原型来源于作家上世纪80年代听说的一个大学教授失踪的故事。主人公是匿名的“他”——一个退休后被返聘在一家外贸公司的上海老头，因被误认为是卷钱逃跑的老板“吴宝宝”而遭绑架。这个一辈子很有条理，喜欢分类的“文明”人，因恐吓和折磨不幸失忆。他被抛弃在重重大山的褶皱、几省交界处一个叫林窟的地方，一个曾经热闹的集市，如今的废墟。“他”突然脱离了常识性的、熟悉的、文明的城市，坠落到一推门鼻子可能会碰到墙壁的地方，天、地之间，孤独一人。

他一点点褪去固有的一切，回到原点，甚至连自己的名字和来历也忘记了，但同时，他也重新回到了生命最初也最有活力的阶段。因为要挖掘根茎捕杀活物充饥，他要攀爬，要飞奔，四肢的行动力重新焕发，他不断为周围的世界命名、运算、分类、孤寂中和学舌鸟儿增加一个字减去一个字地呼喊对话。令人称奇的是，他没有遗忘语言和文字，思维的能力也还在，这是他与现代文明仅有一丝丝联系。

一场大火之后，他被人发现，置于九丈的养老

院里，被命名为“老新”……仿佛电脑重启，记忆一块一块找回，他逐渐回到现代文明之中。但此时的他，认知得到重建，跟以前的他大不相同了。正当他要结束匿名状态的时候，他死了。

王安忆以常见的“绑架”“失忆”等手法，将主人公从原有的生活秩序里抽离，在一片匿名天地中，重新寻找脱去文明枷锁、脱去社会规则的原本的自己。而那个世界，有许多我们常识以外的丰富的存在；难以命名的民间，大大小小的“江湖”，“小社会”……各有其运行规则。哑巴、二点、敦睦、白化少年、麻和尚，他们一个个面目模糊，行事规则与社会主流大不相同，却一样生活得有声有色，散发着封闭然而充满激情的气息。

王安忆对这个蛮荒、原始、复杂、混沌、生机勃勃的世界，投去了她充满人文关怀的注视，毫不吝惜地抒写了她心中所潜藏的对世间万物的好奇心。她想借这个跟生谈谈心：文明与时间之间的玄妙关系，生与死，来处与去处……以及扒下所有文明的外衣，我们作为一个人，剩下的最顽强的那一点，究竟是什么？

在这部长篇小说中，王安忆还试图阐释语言、教育、文明、时间等抽象概念，王安忆自己也说：“这跟以前不是一个路数的。这种复杂思辨的书写，简直是一场冒险。”一个动作，一个命名，触发一片思辨，像一场场抽象的行走。我感觉，正是这些人称奇的是，他没有遗忘语言和文字，思维的能力也还在，这是他与现代文明仅有一丝丝联系。

